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菽園雜記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許容

菽園雜記卷九

明　陸容　撰

陳宗訓者太宜人之伯父涉獵書史事母盡孝每飲食親友家遇時新品味毋未嘗必託以疾忌不一下箸翌旦必入城市買以奉母或遠方難得之物可懷者必懷歸毋心樂之至老不衰太宜人事先祖母曲盡孝謹有自來矣

雎鳩揚雄許慎以為白鷹郭璞以江東人謂之鶚陸機以幽州人謂之鷲黃公紹譏其皆以意求之斷以為即今之杜鵑云自蜀人作華陽國志妄稱望帝所化遂有杜鵑杜宇之名而雎鳩王雎世反不識此正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也惟朱子詩傳云狀類鳧鷖最為得之今吳音譌呼雎為竪婚禮好事者必求鴛鴦王雎以備名件盖非尚珍異鴛鴦取其匹而有恩王雎以其摯而有別也

文武諸司之設各有正官主之如五軍都督府則左右
都督通政司則通政使大理太常鴻臚光禄等寺則
各寺卿國子監則祭酒太醫院則本院使欽天監則
本監正上林苑監則左右監正是也近年各以尊官
處之中軍都督府英國公張懋右軍都督府保國公
朱永皆太子太傅左軍都督府定西侯蔣琬前軍都
督府新寧伯譚祐後軍都督府襄城侯李瑾皆太子
太保通政使司張文質太常寺劉岌鴻臚寺施純皆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大理寺工部尚書杜銘光禄寺
丈福國子監丘濬欽天監康永韶皆禮部侍郎太醫
院則通政使蔣宗武上林苑監則右通政李孜省此
亦制度之一變也成化乙巳記

癸辛雜識云官品有金紫銀青之目葢金至於紫銀至
於青為絶品也此說殆非葢金銀謂印青紫謂綬或
謂所佩魚袋及服色耳古人有金章紫綬紫袍今時
文武極品官俱無金印印亦無綬又紫為禁色臣下

無敢服者惟四品以上緋袍金帶七品以上青袍銀
帶此即金紫銀青之遺制也
巡撫官永樂間已有之然僅設於要處耳洪熙宣德初
年添設漸多侍郎通政大理寺卿惟其人不皆都御
史也景泰以來悉置都御史初意葢以御史在外多
浮薄不遜以此軋之耳以今計之亦太盛矣蘇松等
處鳳陽等處宣府等處順天等府保定等府延綏等
處甘肅等處河南山東山西遼東大同寧夏陝西湖

廣江西兩廣雲南四川貴州福建凡二十人内署銜不同者兩廣曰總督軍務蘇松等處曰總理粮儲鳳陽等處曰總督漕運遼東湖廣雲南皆曰賛理軍務山西曰提督鴈門等關保定曰提督紫荆等關順天等府曰整飭薊州等處兵備餘止稱廵撫鄖陽等處曰撫治蓋主流民也凡推舉各邊及腹裏干涉軍務者吏兵二部會同干涉錢糧流民者吏戶二部會同惟總督漕運者吏戶兵三部會同江西福建山東地

方有事則設事寧則革之

各處總兵官印文宣府曰鎮朔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延綏曰靖邊副將軍寧夏曰征西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雲南曰征南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皆柳葉篆漕運總兵無將軍名目其印曰漕運之印疊篆文若陝西止稱鎮守官貴薊州等處雖名總兵俱無將軍印

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海運粮儲共一百萬石時

未有總兵之名十三年裹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餘衛後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荼陵臨山彰徳濟南等衛地逺省之每嵗止運四百萬石洪煕元年始充總兵官督運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宣徳四年用工書黄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六年掛漕運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僉事王瑜都指揮僉事呉亮充左右副總兵同管正統四年專以馬興充總兵湯節充叅將此

設參將之始也景泰二年設左僉都御史王竑同管
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
欽天監官例不致仕老死而後已天文生由科目出仕
者只於本衙門任用不令出任府州縣官蓋有深意
存焉太醫院官無考滿依資格陞職者蓋此流醫藥
有效則奉特旨陞官故也近年吏部考察京職欽天
監官年六十以上者俱勒令休致罷革傳奉冗官則
太醫院官皆在其列計無所出則請旨去留由是權

移他手而賢否混淆矣

鄉民有子患瘡疹備牲酒禱神語拙不能致詞乃要其婦翁禱之翁之孫適亦患此疾翁乃對神私語為其孫禱時壻拜於後怪其詞不揚膝行聽之知其然未敢言也俄而翁之孫愈壻之子亡壻由是甚怨之以其情訴於人人以為笑成化間一巡撫都御史被訟于朝其親有官給事中者巡撫乃以重賂托之賂中官求援給事以為已物奉以求進由是得升吏部侍

郎而巡撫竟坐法戍邊死又兵部尚書缺人一兵部侍郎欲得之其親家有為刑部尚書者素稔十官遂托之納賂尚書之為已謀亦如給事於是去刑而遷兵侍郎知之恚恨疽發項死此二人與婦翁之御其壻者甚類皆可笑也

南京妓女劉引靜幼為一商所養商死劉為持服歲時修齋設祭哭泣甚哀日以女工自養誓不接客家人不能奪其志也商家後凋落且能推所有以周其妻

子有富翁聞其貧欲娶焉劉不從而止京師郭士公子者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甞昵一妓方妙年公子死即削髪觧足紈為尼屠賔石京師大賈也甞以罪發遣遼東充軍家破無可託者以白金萬兩寄所昵妓家後數年赦回以所寄還之封識如故世有處貴富之地而淫褻無恥當變故之時而貪昧忘義者多矣孰知風塵之中有此卓異者人性之皆善豈不信哉然則觀人者未可以其類也

朝廷近建三官廟規制弘麗像肖莊嚴其費皆出內帑
不煩有司工成日內府各內官及文武諸司大臣俱
往瞻禮蓋上承母后意而羣臣將順之也兵書涞水
張公問予三官所由始嘗考之漢熹平間漢中有張
脩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米道而魯尤盛蓋自
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
有疾者令其自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道其一上
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

三官三官之名實始於此予既以復張公且為評云水為五行之一生於天而附於地非外天地而為物也今以水與天地並列已為不通之論若其使民服罪之書水官者沉之水地官者埋之地似矣天官者既云上之天則置之雲霄之上可也却云著之山上然則山非地乎其誣惑蚩蚩之民甚矣

大鶩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此邵康節先生詩今人呼盛茶酒器為鶩有自來矣然此字亦後人方

言所增韻書無之

檀弓記孔子居宋見司馬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初疑所謂石槨若今合石為之不應若是其難也弘治戊申之春舟過徐州約三十里聞鄉人言其地有洞山寺寺下有洞為古蹟甚奇乃命艤舟一登讀眉州萬閣老所撰建寺碑乃知即所謂桓山宋桓魋葬處也其隧道當南向今已在佛殿下矣佛殿後有一穴可入石槨約

高丈餘其深約五六步其廣半之兩旁又各鑿為夾室狀每處可容十人蓋四周一全山山而刳其中耳是宜三年而不成也蘇長公遊北山時蓋已蕩然金椎之餘矣今石壁所刻賦蓋後之好事者為之其稱洞山者以石槨為洞也

近見二文士有三年服者同送鄉人之喪一人束孝帛一人不束人問之不束者云重不可加輕束者云斯須之敬聞者質予當以何人為是予曰若論小節二

人皆是若論大體二人皆非蓋父母之喪雖出門弔問亦不可況可送之出郊乎今既往弔且受其帛矣及出送而曰重不加輕乎如以為禮尚往來使子弟行之可也

唐詩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手自鋤歷解云穀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自雨水後土膏脉動今雨其穀於水也讀為上聲者非

梅聖俞河魨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魨當此

時貴不數魚鰕而吾鄉俗語則云蘆青長一尺莫與河魨作主客蘆青即荻芽也荻芽長河魨已過時矣而聖俞云然予嘗疑之後觀范石湖吳郡志始知此魚至春則泝江而上蘇常江陰居江下流故春初已盛出真潤則在二月若金陵上下則在二三月之交池陽以上暮春始有之聖俞所云殆池陽當塗之俗而歐公所謂羣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以荻芽為羮則又附會之說非真知河魨者也

觀屬目聞屬耳然佛書有觀其音聲之文杜詩有心清聞妙香之句正猶鳥不可以牝牡言獸不可以雄雌言書有牝雞詩有雄狐此文字中活法可以意會而不必泥也

蜃氣樓臺之說出天官書其來遠矣或以蜃為大蛤月令所謂雉入大海為蜃是也或以為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濱海之地未嘗見有樓臺之狀惟登州海市世傳道之疑以為蜃氣所致蘇長公海市詩

序謂其嘗出於春夏歲晚不復見公禱于海神之廟明日見焉是又以為可禱而得則非蜃氣矣遼東志云遼東東南皆山也其峯巒疊翠葱蒨可觀當夏秋之交時雨既霽旭日始興其山嵐凝結而城郭樓臺草木隱映人馬馳驟於烟霧之中宛若人世所有雖丹青妙筆莫盡其狀古名登萊海市謂之神物幻化豈亦山川靈淑之氣致然邪觀此則所謂樓臺所謂海市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氣亦

非神物東坡之禱蓋偶然耳且詩中有云朝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其自負亦不淺矣況此老素善謔又安知非自神其事以鳴其不平邪

虞邵菴作朱澤民母吉宜人墓碣有云至元甲午吉宜人將就館其姑施夫人疾病歎曰吾婦至孝天且賜之佳子吾必及見之既而疾且亟治後事其大父卜地陽抱山之原使穿壙以為藏施夫人曰異哉吾夢

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孫既而

役者治地深五尺得石焉封曰太守陸君績之墓別

有刻石在旁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其祖命亟

掩之而更卜兆地夫人又夢偉衣冠者復來曰感夫

人盛德真得為夫人孫矣德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

孫而施夫人没人以為孝感所致德潤澤民名也澤

民仕元為征東行省儒學提舉今朱文天昭御史之

高祖審如是則澤民乃陸公績後身也予嘗觀前代

探環覔刀等事猶未之信今觀此文則知天地間異
聞不可謂盡無也
楊鐵崖國初名重東南從游者極其尊信觀其正統辯
史鉞等作皆善已若香奩續奩二集則皆淫褻之詞
予始疑其少年之作或出於門人子弟濫為筆録耳
後得印本見其自序至以陶元亮賦閒情自附乃知
其素所留意也按閒情賦有云尤蔓草之為會誦召
南之餘歌蓋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鐵崖之作去此

遠矣不以為愧而以之自附何其悍哉香奩續奩惟崑山有刻本後又有楊東里䟦語玩其辭氣斷非東里之作葢好事者盗其名耳記此以俟知者

魏將軍某年七十餘披甲上殿及隨鑾輿出入不減少年人問其平生事云年四十五時已絶男女之欲周和尚廬陵人流落京師年九十餘遠路能步行鬚髮不白予甞問其得何修養之術云無他術自壯年能節欲耳且云人之精液度與女子能生人若能保守

存留豈不能資生自身太倉畫士張翬年九十餘耳聰目明猶能作畫嘗問其何修而致云平生惟欲心頗淡欲事能節或者賴此耳無他術也

毘陵謝應芳子蘭嘗論三高祠不當祠范蠡云季鷹魯望吳産也吳人斥為東家丘是已鴟夷子皮始終事越間以行成留吳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進美女獻寶器以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之宗社大率皆蠡之謀越人論功蠡居第一豈非吳之大仇乎

惟其功成名遂遯迹而去其識見固高於常人然浮海之裝捆載珠玉在齊復營致千金之產自齊居陶父子耕畜轉物逐利復積畜累鉅萬太史公前後不一書者蓋深鄙之非美之也較諸子房辟漢脩然從赤松子之遊相去多矣杜牧之蘇子瞻皆謂蠡私西施以申公夏姬為比由是觀之謂其人為貪為穢亦不為過尚何風節足慕乎令也以吳人馨香之黍稷享敵國貪穢之仇讎於理其可乎哉禮云民不祀非

族況仇敵乎吳有三高人特未之思耳若泰伯仲雍
延陵季子真天下所共高者也凡為吳人苟非土木
孰不有高山景行之思宜尊三讓至德之聖祠於堂
上配以二賢仍以季鷹魯望列之從祀如此則正前
人之謬戾新斯民之耳目振高風崇禮讓激衰世薄
俗而勸之於風化豈小補哉若謂蠡有功而祀之則
越人祀之宜矣如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魏未
嘗有祠焉斯理之公古今一致所謂質諸鬼神而無

疑者也此言具子蘭上饒參政書自志云方議移文
有司會世變而止按此言蠡事大率皆前人所闕
其言吳有三高人未之思一段則前人所未發也
先儒謂詩傳有本韻不必叶而叶者今細察之信然如
吉日三章其祁孔有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皆叶羽已
然有友右皆從又吳人自來呼又為以音但不通於
天下耳不必叶也又如隰桑遐不謂矣傳云遐與何
同若以聲音相同則令常熟吳音稱何人為遐箇是

已其引鄭氏云遐之言胡也則又以義不以音矣

巡撫周文襄公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朱冕叱皂隷令上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入見後公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繫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冕為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吾為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冕字士章嘉興人在崑庠時季考月試賞罰明信弟子多所作成至

令論師道者必首稱之詳見葉文莊公水東日記
嘗聞中官談漢府事因問漢庶人所終云初庶人被執
鎖縶逍遥城一日宣廟欲往觀左右止之不聽及至
熟視久之庶人出其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急
扶起久而神思乃寧始自悔亟命壯士舁銅缸至覆
之缸約重三百斤猶覺頂負而動積炭圍缸外乃然
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亦不知其處矣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徵震三月

一日丑時大震本日戌時復震初五日丑時復震十三日十四日相繼震十九日連震二次考之自古祥異所未聞也

凡軍前紀功南蠻首三級為一功凡婦人首級受賞而已不升官恐以女首充數莫能辨也嘗遇都督馬儀談及此儀云辨之亦有法紀功多文臣不知此法耳第投水中仰者婦人俯者男子予嘗聞水中浮屍男俯女仰此陰陽定體之妙雖人力翻覆之終歸其舊

未知人首亦然儀在邊最久必嘗試知其然也

積書不能盡讀而不吝人借觀亦推己及人之一端若其人素無行當謹始慮終勿與可也世有借書一癡還書一癡之說此小人謬言也癡本作瓻貯酒器言借時以一瓻為贄還時以一瓻為謝耳以書借人是仁賢之德借書不還是盜賊之行豈可但以癡目之哉

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為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廣朝

廷之聽明於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實封皆自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即露無幸免者自天順間有投匿名奏本言朝廷事者於是始有關防然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旨意出即縱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後不知始於何年乃有拆封類進及副本備照之說一有訐奏左右内臣及勳戚大臣者本未進而機已泄被奏者往往經營倖免原奏者多以虛言受禍祖宗關防奸黨通達下情之意至是無復存

矣可勝嘆哉

成化末年太監梁芳韋導引京師富賈收買古今玩器進奉啟上好貨之心由是倖門大開金夫子弟各以珍異投獻求進而無名乃於各寺觀聚寫釋道星命等書進呈遂得受職內原任中書序班者得陞職至太常鴻臚太僕少卿等階白身人得受鴻臚主簿序班等職生員儒士匠丁樂工勲戚廝養凡高貲者皆與並進名曰傳奉盜命由中出不由吏部銓選故名

名器之濫無踰此時未幾以星變修弭廷議革之稽其數原有職傳陞者三十六人白身授職者五百三十八人悉革職勒令原籍閒住不再錄用軍職傳陞者數當倍蓰未暇籍也

鴨腳樹實如杏而其核中之仁可食故曰仁杏今云銀杏是似而非也

陸展染白髮以媚妾冠準捉白鬚以求相皆溺於所欲而不順其自然者也然張華博物志有染白鬚法唐

宋人有鑷白詩是如此風其來遠矣然今之媚妾者葢鮮大抵皆聽選及戀職者耳吏部前粘壁有染白鬚髮藥修補門牙法觀此可知矣

菽園雜記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菽園雜記卷十

明 陸容 撰

予未第時未嘗作詩餘天順己卯赴會試夢至一寺老僧出卷求題予為一闋與之既覺猶記其半云一片白雲人留不住一坐湖山人移不去翠竹吟風蒼松積雨此是怡情處及下第歸讀書海寧寺僧文公出白雲窩卷求題宛如夢中癸未會試嘗夢人贈詩云

一篙春水到底渾入指不見波濤痕霹靂為我開天門至期貢院火蓋術家有霹靂火之名而到底渾不見痕如其兆矣戊化癸巳初入職方夢訪李閣老題其壁云浴日青山雨文天碧海霞臣言甘主聽騎馬夜還家戊戌在武庫時夢為小詞云風剪剪花枝偃鈴索一聲驚卧犬可人期不來半窓明月朱簾捲乙巳居憂時夢為一詩云海中種珊瑚遠意為兒女十年失採掇一枝遽如許俱未解其何謂也

郊壇天地合祀自唐宋已如此而制度有不同耳唐合祭非定制宋南郊北郊各有壇壝每歲祭天凡四舉如祈穀大雩之類皆不合祭惟冬至合祭天地三年一舉耳本朝無北郊每歲孟春天地合祭於南郊名天地壇垓上又有大祀殿以為行禮之處聞議禮之初高皇帝以義起之儒臣莫能奪也宋朝最多名臣碩儒而其制禮亦多難曉如祭天於圜丘而從以五方之帝則凡本乎天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感生帝

之祭感生謂如以火德王則祀赤帝也祭地於方澤而從以嶽鎮海瀆則凡麗乎地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神州地祇之祭即京畿土地也程子嘗言既祭社則城隍不當祭不知於此等大處何獨無議論抑嘗有之而莫能回耶

嘗讀召南至野有死麕一詩以其類淫奔而疑之然以晦菴先生之所傳注不敢妄生異議也近觀王魯齋二南相配圖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葢魯

齋以二南篇名各十一篇召南之甘棠為後人思召伯而作何彼穠矣為王風之錯簡野有死麕為淫詩皆不足以與此其大意以為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其所刪者容或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於是配以為圖其見亦卓矣使魯齋生於晦菴之時得與商確能不是其言乎甘棠何彼穠矣二篇則非予識所能到也

醫書言瘦人騾肥肥人騾瘦皆不久同年薛為學登進

士時體甚肥及為御史忽爾瘦削未幾公幹鄖陽一疾而殁聞殁時身軀縮小如十餘歲小兒此尤可異也

徐州百步洪吕梁上下二洪皆石角巉巖水勢湍急最為險惡正統間漕運參將湯節建議於洪旁造閘積水以避其險閘成而不能行遂廢成化六年工部主事郭昇鑿百步外洪翻船石三百餘塊又鑿洪中河道纍石修砌外洪隄岸一百三十餘丈高一丈八年

主事謝敬修砌呂梁上洪隄岸三十六丈闊九尺高五尺下洪隄岸長三十五丈闊一丈四尺高五尺二十一年主事費瑄修砌呂梁上下牽纜路若干丈皆便民美蹟而三人皆遭謗議遂至坎坷蓋志於功名者多不避小嫌無所建立者輙生妬忌當道者不能察則輙信不疑而廢棄及之知巧者遂有所懲而因循歲月雖有當為之事一切遜避以免謗議矣嗚呼仕道之難如此夫

王忠肅公翺一日入内府主事某從至左掖門附名主事書云吏部尚書王主事某入忠肅叱之云汝知敬我不知敬朝廷耶君前臣名汝不聞乎使書名而入立候東閣下主事在左順門旁與一舊識内竪談笑自若公遥見之呼主事問曰曾讀論語鄉黨篇否主事以曾讀對公曰過位色勃如也如何說此此地豈是爾嬉笑之所後生如此輕薄耶蓋奉天門御榻在焉左順去奉天不遠故忠肅云然其敬慎如此忠肅之

謚可無愧矣

憲宗皇帝受終日英宗遺言免用宮嬪殉葬此最盛德事故憲宗賔天亦有命不用遵先訓也嗚呼英宗一言前足以杜歷代之踵襲後足以立萬世之法程自黄鳥興哀之後僅見此耳豈非不世出之明君哉

宋朝臣寮受恩典者皆上表謝恩凡上尊官皆用啓故當時有王公四六語四六嘉話等書大率駢麗之文襃諂之語其於治體無補本朝表箋皆有官降定式

惟每科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表及公侯伯初封謝恩表出自臨時撰文上朝廷封事謂之奏上親王謂之啓亦皆直陳其事不用四六體是以文臣文集中無作啓者去華就實存質損文亦士習一變也前代公移多繁文洪武初亦有頒降芟繁體式職方掌邊務覆奏封事頗多事必引援經史斷以大義比諸司章奏稍涉文墨蓋故事因襲如此至凡事宜掌司時一奏之中引經大半而處置事體處反欠精神人頗厭

之予竊以為邊方有事只須斟酌事體非賣弄文學時也故凡覆奏本止是就事論事不急繁文一切損之惟本部有所建明及評議議事條件應引經史者畧引為證庶使詞理簡明盡對君之體聞天順間職方奏内引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一兵書抹去乃具有備四字云何用如許字該司云此經句不可去也兵書以輕薄叱之諸司聞之以為笑談

車字昌遮切者韻書云輿輪之總名今觀凡器之運轉

者皆謂之車則車字有轉運之義如桔槔汲水曰車水轆轤挽舟過堰曰車壩紡紗具曰紡車颺穀具曰風車繅絲具曰繅車圬者斂繩具曰線車漆工漉漆具曰漆車規工曰車旋皆以其有機軸能運轉也至於沛油者曰油車梳工製梳骨角工製簪亦皆曰車此未可曉

兵部選官後武選司官必於內府貼黃所貼有內黃外黃舊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註寫功陞世

次會同尚寶監尚寶司兵科官於奉天門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綬監收掌內黃送內庫銅櫃中收貯後遇襲替官選簿迷失者與赴內府查外黃外黃可驗則已如或不明查內黃其慎重如此今軍職多不知自重如在京衛所官犯罪備招送武選查例發落者無日無之往往有罪大惡極非人所為者故予嘗謂不覩貼黃用寶不知軍職之所以重不覩法司招議不知軍職之所以輕

成化末年患京師多盗兵部尚書余公議欲大索京城内外居民予嘗以曹參告後相獄市并容之説止之公不聽語人曰陸郎中書本子秀才耳乃奏差科道部屬等官五十員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時有未更事者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爲盗悉送繫兵馬司一二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肆傭工皆聞風匿避至閉門罷市者累日騷擾之謗漸聞禁中公始悔之早朝時途中有拋擊甓石者公益懼乃促畢事第令五兵

馬司造冊復命而止徒爾擾下無補於治也一日公語劉時雍云陸郎中向以曹參事止我我嘗笑其迂今乃知古人誠有見後人莫能出其範圍也

南方寺觀及人家庭院中多種芭蕉但可資觀美而已實無所用或以其葉代荷葉襯蒸麵食然婦人有癥瘕及血氣病者感其氣則益甚是亦不可用也聞豬瘟者以其根飼之魚泛者以其榦剉投池中則已未之試也

蕎麥之蕎韻書無之本草有之蓋宋人所增耳道藏中有藥石爾雅一卷乃唐元和間梅彪所集諸藥隱名以粟黍蕎荳麥為五芽則此字之來亦久矣

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草然然有面從於一時而心違於身後者數事如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洪武錢民間全不行予幼時嘗見有之今復不見一文蓋銷毀為器矣寶鈔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貫僅值銀三釐錢二文民間

得之置之無用大誥惟法司擬罪云有大誥減一等云爾民間實未之見況復有講讀者乎洪武韻分併唐韻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内依其筆畫而已至於作詩無問朝野仍用唐韻

江西一遊士善異術上官多禮貌之按察某副使獨不信術士欲自見請以術為戲許之乃剪紙為二刀作法戲之二刀即飛起交舞於前冉冉近副使副使端坐不動俄而撲其面副使以袖拂之術士乃收刀而

去但見副使雙眉已削去矣遣人捕治不知所之聞之姜恒頫進士使江西云然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方贄均兩浙雜稅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贄以為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宜復循偽國之法上從其說故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為定式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有子五臯準覃鞏罕準之子為丞相其他

亦多顯豈惠民之澤歟出紹興志
馬尾裙始于朝鮮國流入京師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以後武臣多服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臣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體虛奢取觀美耳閣老萬公安冬夏不脫宗伯周公洪謨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駙馬至有以弓弦貫其齊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

禁例

天下有一定不易之理雖中人所能知而氣數之變事機之來奇怪特出雖上智大賢有莫能預為之測者陳同甫酌古論論晉之所以存與秦之所以敗痛快言之以為發前人所未發不知此特以定理論耳南北兩朝遞興遞廢氣機之動殆有默相之者而不可知邃古之初誰傳道之屈子所以作天問也大易之言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然唐以一婦人易姓改號

而君臨天下如武氏者何得以同甫之論槩天下後世
哉
憲宗朝未嘗輕殺人末年殺二人於人心最痛快游民
王臣者以幻術游貴戚之門嘗從太監王敬江南公
幹所過需索財物括掠玩器及諸珍怪之物不勝騷
擾事發棄市傳首梟於蘇州等處百戸韋瑛者嘗為
太監汪直羽翼生事害人人皆怨之直敗調任口外
然其害人之心未已也嘗掩捕百姓十餘人械送京

師告變上命會官鞫之則皆誣也葢瑛媒蘖其狀欲藉此以立功耳反坐棄市梟首於其掩捕之地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巖温州之永嘉皆有習為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恥為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葢南宋亡國之音也其膺為婦人者名粧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往往逼真士大夫有志於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絶之

俞漢遠上虞人能詩畫嘗膺保舉寓京師時吏部郭尚書知其能畫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子何獨不往漢遠曰吾以應薦而來今往爲之畫使他日得美除人將謂以畫得之卒不往後卒旅邸貧無所蓄鄉人裒金爲斂之近有鍾欽禮者亦上虞人善畫山水以上司多好其畫輒以此傲人無何依託官府聲勢詐取人財事露問發充軍間有持其畫奉予者予曰屋壁雖陋不掛贓金賊畫也

古人看書畫一要師法古二要人品高人品不高雖工亦減價矣吾鄉張節之先生見人收蓄黄癝使翰草書即令裂去云好人家却收此人筆跡其疾惡如此

杭州府每嵗春秋祭先聖及社稷山川二壇皆布政司官主之如先聖固天下之所尊而二壇神位明有府社府稷本府境内山川及城隍主名知府却不得主祭布政司統十一府却只作所治處一府祭主此禮制頗有窒碍不知當時儒臣議禮何以慮不及此

大明一統志即景泰間修而未成者天順間始成之初修時學士錢原溥爲副總裁嘗欲志戶口而李文達以戶口戶部自有數慮傷繁而止按周禮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是民數朝廷之所重也苟在所當志何傷繁之慮耶如以此爲戶部有數而不志則內外文武諸司之設吏兵二部有數學校寺觀禮部有數皆將不必志耶文達既自用而彭呂諸公又皆務爲簡重不相可否故此書之成不但戶口之登耗無徵而

已

浙江各府縣布政按察分司在府城者大率規制如一在各縣者按察分司多宏敞整麗布政分司多狹隘朴陋初疑按察能糾察官吏貪汙者懼致罪而然後至各府縣偏覽志書見按察分司皆建自洪武間布政分司至正統七年以後始有之乃得究知其所以然葢國初糾察諸司讞審庶獄在内從各道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處分其時御史建員未廣有事

則奉命而出事竣即還巡按亦未有專官故按察之
官職專而權重今分巡官各有印章此可見矣其後
分遣御史巡按外藩按察之體勢由是始輕且御史
所至更無察院每止宿按察分司而已分司既剏於
經畫官府之初則廣狹豐儉得以如意為之故其規
制多寬廣又以御史所寓禮宜致隆故有司以時修
飾而華美中度布政司職理民事非奉部符不出至
宣德正統以來添官稍多始議置分司且其地率多

即官府棄地爲之故規制不能如意又分守官按臨不過信宿而去故有司忽之而修葺怠焉此葢理勢使然非有意而優劣之故虚心觀理則理無不燭疑心待人則人鮮無過有官君子不可不知也

今府州縣戒石銘云爾俸爾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蜀主孟昶所作全文二十四句本名令箴宋太宗愛之摘此四句以刻石更今名耳近見紹興察院石刻高宗題其下云近見黄庭堅所書太宗皇

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猒宋德也

云云後有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

權參知政事權邦彥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頥

浩等跋語以為五代之餘遺民赤子新去湯火太宗

皇帝哀矜撫綏寄在守令乃發大訓垂諸庭石云云

高宗暨其臣皆直以為太宗所自作誤矣昶全文二

十四句詳見蜀志并吏學指南

幼嘗入神祠見所塑部從有袒裸者臂股皆以墨畫花鳥雲龍之狀初不喻其故近於溫台等處見國初有為雕青事發充軍者因詢問雕青之所以名一耆老云此名刺花繡即古所謂文身也元時豪俠子弟皆務為此兩臂股皆刺龍鳳花草以繁細者為勝洪武中禁例嚴重自此無敢犯者因悟少年所見即文身像也聞古之文身始於島夷蓋其人常入水為生文其身以辟水怪耳聲教所暨之民以此相尚而傷殘

體膚自比崑夷何哉禁之誠是也由是觀之凡不美之俗使在上者法令嚴明無有不可易者彼以為民俗在所當順或以為政事當先所急而不為之所者皆姑息之政也

嘗聞邊地草皆白色惟王昭君葬處草青故名青塚朱温弑唐昭宗於椒蘭殿前血漬地處今生赤草岳武穆墳樹枝皆南向前二事皆不可見岳墳嘗往拜謁南枝之樹乃親見焉

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為甲上於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乃知告身非誥勑即今文憑類也幼於南京吏部見國初新選官皆給黄紙印本符一通疑即告身之遺意文憑乃後來所更定主意在關防姦偽耳故到任即繳上之

曹娥碑後漢上虞令度尚字持中立弟子邯鄲淳字子

禮撰蔡邕題其陰云黄絹幼婦外孫虀臼古碑已不存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蔡卞重書碑在今廟中又有後人臨邕八字具石方三尺許已破裂不全世傳曹操與楊修讀碑陰八字未達修欲言而操止之行三十里操始悟由是忌修斬之或謂操未嘗至越安得此事竊意操所謂讀非必廟中之碑殆搨本流傳他處者耳其言修以是被斬則非也蓋修素與曹植相善植嘗乘車

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魏武甚怒之既慮終始之變以修素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之註謂以交構賜死是也語在陳思王傳觀此則修之死非謂讀碑明矣

莫月鼎像吳門省鑑沈文明寫其自贊云雷霆散吏閒應世緣若造此道先天後天丙戌上元月鼎自贊此像今在子家曾伯祖諱可山當元季之亂棄家為道士嘗從月鼎學五雷符水法遍遊江湖後歸老歿太

倉長生道院此像之所自來也月鼎本湖州人歿於
蘓州蘓湖志皆載其事宋學士景濂嘗為立傳予近
裝潢成軸備書二郡志所載及宋傳於上以為家藏
云
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自鈔録聞五經印版自馮道始
今學者蒙其澤多矣國初書版惟國子監有之外郡
縣疑未有覩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
統間書籍印版尚未廣今所在書版日增月盛天下

古文之衆愈隆於前已但今士習浮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皆無益令人可厭上官多以餽送往來動輒印至百部有司所費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佔畢而不得一見者多矣嘗愛元人刻書必經中書省看過下有司乃許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議及者無乃以其近於不厚與

毘陵翟顏二生素交厚每相會輒談及國事一日顏書其所志以示翟言頗不謹既而自悔急遣人追索翟

已執之為奇貨矣後顔登第為京職瞿每從假貸即應之弗吝人以顔為仗義而不知為其制也一書記

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往謁之與談天下事稼軒酒酣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同甫夜料稼軒酒醒必悔恐殺已以滅口乃逃去月餘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古今人事固有偶同者然同甫平生自許甚重其亦為此耶

菽園雜記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菽園雜記卷十一

明 陸容 撰

國初各布政司府州縣祭社稷風雲雷雨山川等壇以守禦武官為初獻文官為亞終獻洪武十四年定以文職長官行三獻禮武官不令與祭禮官之議大抵謂有司春祈秋報為民祈福文官職在事神治民武官職掌兵戎務專捍禦古之刑官不使與祭而況兵

又為刑之大者武官不令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然當時但言社稷等神而不及先聖此固主春祈秋報之說豈不以報本於先聖者不當以是拘抑豈不以古者出師受成釋奠皆必於學故略之耶宣德乙卯各處軍衛俱得設學春秋二祭皆武官主之學官分獻而已使當時議禮者兼先聖廟祭而言則今日武官主祭與禮制悖矣此等事本出偶然然亦若預為之地者誠可異也

琅邪郡名韻書云今沂州一曰滁州當以沂州為是齊景欲遵海而南放於琅邪是也滁州乃山名耳韻書誤矣

家有化書一册云宋齊丘撰宋學士景濂諸子辯云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世傳為僞唐宋齊丘子嵩作非也作者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齊丘竊之者也後見一書有云景昇因游三茅道過金陵見宋齊丘出化書授之曰是書之化化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後世

齊丘以酒飲景昇虐之盛醉以革囊裹景昇縫之投深淵中奪此以為已書作序傳世後有隱者漁淵獲革囊剖而視之一人鼾睡囊中漁者大呼乃覺問其姓名曰我譚景昇也宋齊丘奪我化書沉我于淵今化書曾無行乎漁者答曰化書行之久矣景昇曰化書若行不復人世矣吾睡此囊中得大休歇煩君將若囊再縫而復投斯淵是亦願望漁者如其言再沈之齊丘後為南唐相不得其死宜哉此記齊丘奪書

頗詳而似涉怪誕化書道藏中亦有之云真人譚景昇撰沈淵事若信有之景昇其所謂真人耶

嘗聞一醫者云酒不宜冷飲頗忽之謂其未知丹溪之論而云然耳數年後秋間病利致此醫治之云公莫非多飲涼酒乎予實告以遵信丹溪之言暑中常冷飲醇酒醫云丹溪知熱酒之為害而不知冷酒之害尤甚也予因其言而思之熱酒固能傷肺然行氣和血之功居多冷酒於肺無傷而胃性惡寒多飲之必

致鬱滯其氣而為停飲盍不冷不熱適其中和斯無患害古人有温酒煖酒之名有以也

宋祥興二年己卯元主呼必賚减宋大興佛教任番僧國師等減道教十月二十日盡焚道藏經書是日火焚祆廟憫忠等寺一十三處其徒被火焚死者八十三人雷震死想埋等一十九人及張伯淳王磐等五人北方奉佛教者以非時雷震為懼每年至是日拜天謝過出歳時類紀此事若信有之神異甚矣但恐

是道家者流附會之說
今人以正五九月新官不宜上任俗吏信之而見道明者固不忌也或云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任祭告應祀神壇必用宰殺故忌之今人多不知其原遂有吉凶禁忌之疑此說有理然其事非始於宋始於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天下每年正五九月並不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意者宋因之而益嚴耳詳見揮麈新録

古稱肩輿腰輿板輿筍輿兜子即今轎也洪武永樂間大臣無乘轎者觀兩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馬臺可知矣或云乘轎始於宣德間成化間始有禁例文職三品以上得乘轎四品以下乘馬宋儒謂乘轎以人代畜於理不宜固是正論然南中亦有無驢馬雇覔處縱有之山嶺陡峻局促處非馬驢所能行兩人肩一轎便捷之甚此又當從民便不可以執一論也

諸司職掌是唐宋以來舊書本朝因而損益之洪武二

十三年改戶刑二部所屬皆為浙江等十二部後又改六部子部為清吏司然今衙門名目制度改革官員品秩事體更易又多與國初不同亦多該載未盡者衙門名目不同如吏部所屬文選等四清吏司舊云選部司封等部鴻臚寺舊云儀禮司之類是也制度改革不同如北平都布按三司今改為順天府并直隸府衛承天門待詔觀察使中都國子監回回欽天監五軍斷事司蒙古衛今皆裁革舊有左右春坊

而無詹事府之類是也官員品秩不同如六科都給事中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給事中行人司正俱九品各衙門司務行人司行人皆未入流之類是也事體更易不同如兵部之整點軍士飛報聲息舊屬司馬部今屬職方清吏司之類是也該載未盡者如兵部之將官將軍勇士之類是也必得刪訂增廣成書使一代之制燦然明白垂之萬世而足徵可也

鄭有二音一則盱切一才何切皆地名才何者縣屬沛

國蕭何初封邑則旰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
楊震三鱣事音當作鱓若作本字則其魚長一二丈
鸛鵲豈能兼致乎近見一詩有只恐留侯笑鄭侯之
句一詩以三鱣押入天字韻皆失之矣
嘗聞父老云太宗初無入承大統之意袁珙之相有以
啓之近見姚少師廣孝撰珙墓志有云洪武間上在
潛邸聞先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既拜受即沐浴戒
行李而起及見上大悅於是肅恭而前面對聖容俯

仰左右一日而盡得矣先生再拜稽首而言曰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而鳳姿天廣地闊日麗中天重瞳龍髯二肘若肉印之狀龍行虎步聲如鐘實乃蒼生真主太平天子也年交四十髯鬚長過於臍即登寳位時上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故里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六月十七日上誕膺天籙嗣登大寳因感先生昔言之驗於是勑遣内侍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禮賜冠服鞍馬文綺

鈔錠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珙別有紀云洪武二十
三年九月敬蒙燕府差人取至北平觀此則知太宗
之有大志久矣珙之相特決之耳珙字廷玉號柳莊
鄞人相術之妙詳見九靈山人戴良所著傳

河南湖廣之俗樹衰將死以沸湯灌之令浹洽即復茂
盛名曰炙樹竹已成林者時車水灌之故其竹不衰

宋朝崇信道教當時宮觀寺院少有不賜名額神鬼少
有不封爵號者如上虞曹娥立廟表曰始自漢世亦

足以示勸矣宋大觀四年八月封為靈孝夫人政和五年十一月封為靈孝昭順夫人淳祐六年六月封為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又封娥父為和應侯母為慶善夫人各有封勑尚存予嘗謂當時中書省官一半歲月與神鬼幹事其代言之臣尤為孟浪如漢碑言娥父盱能按節歌舞婆娑樂神婆娑盖舞貌其封和應侯勑乃云爾迎婆娑之神至於溺死不亦可笑乎本朝著令有司春秋致祭神主曰漢孝女曹娥之神

革去前代封爵名正言順真可謂萬世法矣然娥之孝豈待爵號顯哉今其江其鎮其館驛鹽場壩堰急遞鋪之類皆以曹娥為名益將歷萬世而不泯矣

舊制軍職疾故子弟年十五得承襲官職者比試武藝而官之試不中者不得輒入選老而無子者月給全俸早亡而妻守寡者月給俸二石子患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三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後有子不准襲令為民無子而有孤女者月給俸五石年

至十五住支名曰優養故官子弟年幼未襲者亦給
全俸名曰優給在任犯罪監故子弟應優給者月給
半俸出幼即承襲者免調别衛年二十以上俱調衛
仍支全俸至永樂間凡以奉天征討得功者子弟俱
容至十六歲承襲且免比試武藝子患殘疾者給全
俸終身十年後有子俱准承襲父犯罪監故子承襲
者不拘年之長幼一例免調衛孤女優養者不拘出
幼至適人始住給凡事優厚于舊名曰新官而以開

國功臣名曰舊官子官武選時嘗竊以為高皇帝起布衣得天下於羣雄之手文皇起藩邸得天下於一家之親其難易固當有辨而待功臣之典厚薄如此揆之治體似未穩當嘗欲建白其事而一之使法制適均事跡不顯未幾外陞而止

寧波奉化縣有鮚鯑巡檢司初不解其名義攷之志書引顏師古云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在其腹中埼鉅依反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今埼作

鮚韻書並無因印文之誤耳

梁山伯祝英臺事自幼聞之以其無稽不之道也近覽寧波志梁祝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為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為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焉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

請封為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効勞於國封為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世傳元塔濟太后寓懷慶時惡聞蛙聲傳旨諭之蛙不復鳴及僧法衍禁蛙池事葢皆後人附會之說耳吾崑城半山橋人家夏月不設蚊帳而終夜無蚊餘杭抵富陽各縣皆深山茂林中暑月不聞蟬鳴渡江至蕭山界則蟬聲滿耳觸類而長之乃知蛙事之妄也

駱賓王靈隱寺詩有待入天台路看予度石橋之句釋之者云赤城山上有石橋懸渡石屏風横截其上赤城山即天台山之一也又引顧愷之云天台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絶㝠之澗當悶之天台人亦極誇其幽逈奇絶似非人世所有者壬子七月十八日與潘僉憲應昌乘興往觀跋涉嶺澗行三十餘里至其處路極險僻盖天台諸山之水自西北流者中分二派一下自南一下自東皆會於此當二水

之衡有石隱隱橫亘其下者三橫石之外石勢直下壁立數丈飛瀑下瀉其聲如雷而石橋正當其前橋之兩端抵澗兩崖約長數十步其上中隆而旁殺若驝背然其下齊平如截橋之下石勢壁立而下者又數丈飛瀑出其下敲激震怒勢益湍急自此而下其深莫測矣始信其幽怪奇絕誠非人間所有又以知石橋本在山下深澗中彼以為懸渡赤城山上石屏風橫截其上者皆妄也應昌生長天台亦未之到則

台人所云其中方廣寺為羅漢出没之處皆謬妄不足信矣

鴈蕩山之勝著聞古今然其地險遠至者絶少弘治庚戌十月按部樂清嘗一至焉蕩在山之絶頂中多葭葦每深秋鴻雁來集故名山僧亦不能到其處聞之樵者云然耳山下有東西二谷東谷有剪刀峯瀑布泉頗奇大龍湫在其上西谷有常雲峯在馬鞍嶺之東展旗石屏天柱玉女卓筆諸峯皆奇峭聳直高揷

天半而不沾寸土具北最高且大橫亙數十里石理
如湧浪名平霞嶂靈岩寺在諸峰巑岏中於此獨立
四顧心目驚悸清氣砭骨似非人世令人眷戀徘徊
不忍舍去回視西湖飛來等峯便覺塵俗無餘韻矣
平霞嶂西一洞中有石下垂泉涓涓出二竅中名象
鼻泉古今題詠頗多別有游雁蕩山記
宋建炎初孔子四十八代孫襲衍聖公端友扈駕南渡
端友歿子玠襲封始寓衢州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

學為家廟賜田五頂孫揩文遠萬春洙六十年間俱襲封淳祐乙卯郡守孫子秀請于朝以城北閒地建孔氏家廟規制視祖庭丙子燬於盜洙遂即其家以祀元至元十九年有詔孔氏子孫寓衢者赴闕洙及弟演子楷入覲奉問勞奬諭授國子祭酒浙東提學以宋政和年所降襲封銅印納于朝其封爵遜于曲阜弟襲焉

浙江王都指揮澤嘗宿嘉興天寧寺既去有僧入其卧

處見一蛇蟠榻上乃闔門而出俄而二健卒趨至取
其所遺金帶去蓋卽僧所見蛇也
浙江銀課洪武間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增
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兩宣德間增至八萬七千
五百八十餘兩後鎮守太監李德兵部尚書孫原真
奏坑戶實辦銀二萬五千七百九十餘兩陪納六萬
一千七百八十餘兩正統間減數止辦三萬八千九
百三十餘兩景泰七年實得一萬六千零六十五兩

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兩成化三年奉勅辦銀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成化五年減數一萬零二百三十七兩有奇因太監盧永之奏也未幾又有勅照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兩成化十九年又因太監張慶之奏照成化三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以後額辦處州府所屬各縣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温州府泰順縣九百九十一兩八錢共二萬二千二百四十一兩比之成化三年額數多九百九十一兩弘治二

年減免一萬一千四百兩止辦解一萬零八百四十一兩又禁取額外耗銀三千餘兩從巡按御史暢亨之奏而刑部侍郎彭公韶覈實具事令人全歸功於彭非也暢後以事調外任而其功不可泯故記之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物供簿正釋者謂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今之祭禮通行天下器有定數物有定品使易遵行正合此意然天下風氣不同土産異宜自有不能

律者如鹿兎北方最易得南方澤國則得之已難今蕪松嘉興二祭鹿兎皆買之鄰郡價亦頗費廣東全不産兎每以胡孫代之聖人知周萬物而猶如此然則堯舜猶病亦勢然也

廣西有蚺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涎沫著男陰即消縮不舉嘗聞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痿葢此水乃蚺蛇出没處有涎沫其中故也輟耕録記佻達少年奸淫樂被人左使致終身不舉者疑即其脂

也又見孫思邈千金方鹿脂亦然
張御史云成化間盜發韓魏公塚得金銀器頗多黃金帶至三十六腰其富可知予意此帶必是君賜若其自置則失之不儉受之人則失之不廉以此殉葬非徒無益而反害之魏公在當時偉然人望也必其子孫愚昧致有此耳按葉文莊嘗問永寧倉官言魏公墳去彰德城不及二十里碑石羊虎悉因營建趙王府鑿煉盡矣數年前亦經盜發此當是公為山西祭

政在宣府修理八城時所記則魏公塚被發久矣此

葢别一韓姓者

客商同財共聚者名火計古木蘭辭云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唐兵制以十人為火五十人為隊火字之來久矣今街市巡警鋪夫率以十人為甲謂之火夫葢火伴之火非水火之火也俗以火計為夥計者妄矣

高皇嘗問劉三吾所居山川形勢三吾具言其家所面

峯巒甚奇乃圖以上上笑云何用如許以筆視山峯尖起處悉塗抹之未幾其山一夕被雷尖起處悉擊去意者聖天子動與天合而然耶聞之劉時雍云

成化間山東魚臺縣民穿窖得古塚中一甕取以貯水貯之輒涸民以其不利置之大樹上時嗚嗚作聲民怪而破之後有識者云此寶器也一鏡照野外數里村落人畜皆見縣官聞而取之浙江督漕張都指揮洪嘗買其石槨二板親聞其事

投壺射禮之變也雖主樂賔而觀德之意在焉後世若司馬公圖格雖非古制猶有古人遺意近時投壺者則淫巧百出畧無古意如常格之外有投小字川字畫卦過橋隔山斜插花一把蓮之類是以壺矢為戲具耳予初時於燕集見人寫字畫卦亦嘗為之後即慙悔雖違衆不恤葢非欲自重亦以禮制心之一也近見鎮江一倅有鐵投壺狀類燭檠身為竹節梃下分三足上分兩岐横置一鐵條貫以三圈為壺口耳

皆有機發矢觸之則旋轉不定轉定復平投矢其中

昔孔子歎觚不觚具所感者大矣今壺而不壺能無

感乎益世之衒奇弄巧廢壞古制至此極矣豈但投

壺之非禮而已哉

羅狀元應魁復官後以病請告還鄉從游者頗衆遂立

為鄉約凡為不善者衆不之齒大惡者棄之於是有

强梁者一二人皆被執而投之水鄉人不平訟於官

而應魁適已卒其徒十餘人皆坐謀殺人為羅倫從

者律使應魁不死將置之重辟無辭矣今幸而不受顯戮然殺人之名沾污案牘傳道人口寧不為文法吏之所詆笑哉借曰起自草茅未嘗讀律然臣而作福作威及非士師而殺人者經傳具有明訓而妄作如是何耶予初聞此不信近審之劉方伯時雍乃知誠然未嘗不深為之惜也

花蕊夫人有二以宫詞著者本蜀主孟昶妾費氏宋太祖取蜀收入掖庭其有墓在閩之崇安者本南唐宫

人隨後主歸宋選入後宮太祖以其能詩謂之小花蘂云

司禮太監懷恩成化初以祖充雲南某衛軍乞取其族子一人為後尋官之太倉有武職以將才舉者久不遷寅緣其族子求見恩笞其族子而拒之都御史王公越嘗至其內宅恩命小火者二三人以頭拄其腰而出之越之不得入兵部王公恕之得召為吏部皆其力也成化末邵妃方被寵上將有廢易意召恩與

謀之恩叩頭曰此朝廷大事不敢茍且明早退朝時當與内閣大臣議之上以為然明日將臨御呼恩左右以疾對使問之云本無疾昨聞聖㫖驚成疾耳由是事不諧而止未幾發遣司香皇陵今上即位復召入多所匡正卒于官

内閣文臣之設始於永樂年間此予所舊聞故弘治初論事嘗及之近聞李子易内翰云嘗見太祖實録洪武中黄子澄齊泰皆太常少卿方孝孺翰林侍講同

在內閣意者其時備顧問而已未必若後來諸公寵任之隆得專政柄也

溫州樂清縣近海有村落曰三山黃渡其民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女家多不樂與以其孤立恐不能養也既娶後兄弟各以手巾為記日暮兄先懸巾則弟不敢入或弟先懸之則兄不入故又名其地為手巾嶴成化間台州府開設太平縣割其地屬焉予初聞此風未信後按行太平訪之果然蓋島夷之俗自前

代以來因襲久矣弘治四年予始陳言于朝請禁之
有弗悛者徙諸化外法司議擬先令所司出榜禁約
後有犯者論如姦兄弟之妻者律上可之有例見行

菽園雜記卷十一